

蒙兀兒史記

結一宦主人自題

圖書

卷九 記 一 官 人 世 理

威順淮梁三王列傳第八十八

蒙兀兒史記卷第百有五

武進屠寄纂

威順王寬徹不花

名從本紀世系表舊傳作寬徹普化

鎮南王脫歡第三子也泰定中以

中書省臣言山東陝西湖廣地接戎夷宜選宗室往鎮三年正月

遂封寬徹不花爲威順王鎮武昌諸王買奴爲宣靖王鎮益都竝

賜駝紐鍍金銀印其年四月又命湘寧王八剌失里鎮阿難荅六

盤故地寬徹不花之出鎮也賜鈔三千錠撥怯薛互五百人又許

自募千人以備宿衛設王傳官屬至鎮湖廣行省供億衣糧歲支

米三萬石鈔三萬二千錠仍日給王子宮妃飲膳致和末王與弟

鎮南王帖木兒不花應懷王召至京懷王卽位有擁戴勞天祿初

疊蒙厚賞還鎮明年召赴闕至順二年遣還王性寬位下怯薛互

頗侵漁百姓不能禁後至元五年太師伯顏召貶之

順帝紀後至元二年八月命威順王

寬徹不花還鎮湖廣先是伯顏矯制召之至京至是帝遣歸藩與本傳年分不符當以本傳爲正

及脫脫爲相明其無辜復遣歸

藩

事當在後至元六年二月伯顏貶黜之後

至正二年湖北廉訪司糾王恃宗室恣行不法

不報。十一年。徐壽輝起兵。斬黃王帥二子。別帖木兒。荅帖木兒。與

其將倪文俊戰於金剛臺。兵敗。別帖木兒被執。明年。壽輝將鄒普

勝陷武昌。王與行省平章和尚棄城走。詔奪王印。而誅和尚。又明

年。行省參政阿魯輝復武昌。漢陽。王與諸子帥位下怯薛。互討賊

屢有功。十四年冬^{十二}。給故印還鎮。十六年。命王與宣讓王帖木兒

不花。以兵遏懷慶路。各賜金一錠。銀五錠。幣帛九匹。鈔二十錠。^{舊紀}

^{千錠依上文金銀幣帛數比例二十爲是}未幾復還武昌。與其子報恩奴接待

奴佛家奴帥大艦四十餘艘。水陸竝進。攻倪文俊於沔陽。旦載妃

妾以行。兵至漢川。雞鳴汭。舟膠。爲賊縱火筏所焚。接待奴佛家奴

被害。報恩奴自殺。妃妾皆沒。旣而文俊陷岳州。荅帖木兒死之。^{舊紀}

王脫走。部將侯伯顏荅失奉王自雲南經蜀。轉戰而北。^{侯伯顏荅失順帝紀}

^{侯伯顏達世}二十五年五月。至陝西成州。欲赴京師。爲李思齊所扼。以取

蜀爲名。畱王屯田於成。以殲子和尚。事妥。懽帖睦爾汗甚見親信。出

入與俱。二十四年。孛羅帖木兒稱兵犯闕。據右丞相位。和尚忿其

無君受密旨。與儒士徐士本結勇士上都馬等陰圖之。汗約事濟。縱鈴鴿爲號。鴿掌於士本。明年竟斬孛羅帖木兒。延春閣下。和尚以功封義王。二十八年。妥懽帖睦爾汗將北狩。詔和尚佐淮王帖木兒不花監國。和尚先京城未破遁。不知所之。

淮王帖木兒不花。脫歡第四子也。脫歡長子老章。次子脫不花。以次嗣爵鎮南王。鎮揚州。泰定二年。脫不花薨。子孛羅不花幼。帖木兒不花以朝命代襲位。天祿初有擁戴功。賜以梁王王禪第。及其奴婢。明年。帖木兒不花以孛羅不花已長。上書請歸王爵。朝廷美其志。特封宣讓王。賜螭紐金印。以褒寵之。命鎮廬州。至順二年。二月給王傳印。後至元元年。賜廬饒二州牧地百頃。明年。又賜市宅鈔四千錠。詔王府官屬班有司之右。五年。伯顏矯制貶王。後知其無辜。至正元年。給還故印就鎮。十二年。廬州盜起。王用淮西廉訪使陳思謙言。命王府官帥怯薛互從諸王乞塔互曲憐帖木兒及廉訪使班祝兒分道擊平之。承賜金帶銀鈔有差。十七年。汝潁之寇。

渡淮。王便宜調芍陂屯軍拒之。及廬州不守。乃挈身北歸京師。二

十七年。進封淮王。賜金印。諸王舊表不載。凡一字王皆獸紐金印。設王傅等官。二十八年。

妥懽帖睦爾汗北狩。命王監國。京城破死之。年八十有三。

梁王把弔刺瓦爾密。忽必烈可汗第五子雲南王忽哥赤之四世

孫也。忽哥赤子雲南王也。先帖木兒二子曰脫歡不花曰脫魯見輟耕錄元宗室世系圖舊紀元統二年五月詔雲南王阿魯鎮雲南阿魯當是也。先帖木兒之子。父孛羅

襲封雲南王。孛羅必是阿魯之子。襲封在元統後。至正六年。土酋死。可伐為寇。孛羅督雲

南平章亦禿渾討之。明年獻捷京師。十五年。死。可伐降。其子莽三

來貢方物。以其地立平緬宣撫司。孛羅以功進爵梁王。孛羅之稱梁王見方輿紀要其

進爵必在平死可伐後薨。把弔刺瓦爾密襲當是時。中原多故。雲南僻在西南。王

撫馭有威惠。一方獨寧謐。二十三年。明史本傳誤作二十九年明玉珍僭號於蜀。明

年遣兵三道來攻。其將萬勝一軍由敘州界首入。先抵中慶。王走

金馬山。轉入威楚。徵大理總管段功兵。明史段得功還與之戰。玉珍破走。

久之。妥懽帖睦爾可汗北去。大都不守。中國無蒙兀尺寸土。而王

守雲南自若。歲遣使經西番中。繞出塞外。達行在所。執臣節如故。

未幾明師平四川。天下大定。明祖以雲南險僻。不欲勞師。置之度外。明年正月。北平守將得王所遣往漠北使者蘇成以獻。明祖乃命待制王禕齎詔偕成來招諭。王待禕以禮。會元嗣君遣使脫脫來徵餉。聞有明使。脫脫疑王貳心。因脅以危語。王遂殺禕。而以禮斂之。踰三年。明祖復遣湖廣參政吳雲偕大軍所獲雲南使臣鐵知院等來。知院以已奉使被執。誘雲改制書給王。雲不從。被殺。王聞雲死。收其骨。送蜀給孤寺。明祖知王終不可以諭降。乃命傅友德爲征南將軍。藍玉沐英副之。洪武十四年十二月。下普定。王遣司徒平章達里麻帥兵屯曲靖。沐英引軍疾趨。乘霧抵白石江。霧解。達里麻望見。大驚。亟陳兵水上。友德等別遣一軍溯流潛渡。出我陳後。鳴鼓角。樹旗幟。爲疑兵。山谷閒。水上軍驚亂。沐英亟麾勇而善泅者先濟。直前斫陳後軍。整列進薄。達里麻兵潰被禽。先是王以段功退明。王珍兵德之。妻以女阿檻主。奏授雲南平章。倚其兵力。後以疑忌殺之。遂失大理援。至是達里麻敗。失精甲十餘萬。

王知事不可爲。走晉寧州之忽納砦。焚其龍衣。驅妻子赴滇池。遂與右丞驢兒左丞達的夜入艸舍。自經死。明祖遷其家屬於耽羅。論曰。威順縱下擾民。伯顏繩之以法。未爲過也。然其後舉家殉國。適足以自贖其辜。淮王耄年守死社稷。悲哉。梁王當惠宗遜國之後。孤守一隅。執臣節唯謹。不以興亡易其志。忠矣。

阿合馬盧世榮桑哥列傳第八十八 蒙兀兒史記卷第百有六

武進屠 寄篋

阿合馬回紇種失兒荅里牙水上別納客惕城人別納客者古拔

汗那國也

北魏書亦作破洛那即今俄屬中亞細亞之費爾干那

阿合馬自幼奴畜於翁吉刺惕阿勒

赤那顏家察必可敦在室指使當意及來嬪以爲媵臣執宮庭灑

掃之役忽必列汗見其勤幹亦寵之

舊傳云不知所由進今據乞迷亞丁書補之其書又云汗之初卽位也以蒲克合里阿人賽夷

忒埃吉耳有綜覈才用爲理財長官一二七〇年卽至元七年賽夷忒埃吉耳卒汗命阿合馬代其位按賽夷忒埃吉耳卽賽典赤譯音繁簡之差世祖紀中統二年以燕京宣撫賽典赤爲平章政事三年命戶部尙書劉肅專職鈔法平章政事賽典赤領之當時財政以鈔法爲大宗賽典赤領鈔法所謂理財長官也但賽典赤於至元元年卽出爲陝西平章七年分鎮四川十六年卒於雲南平章之任西書謂一二七〇年賽夷忒埃吉耳卒阿合馬代其位誤殆以至元七年始立尙書省罷制國用司阿合馬由制國用使改平章尙書省事遂以爲代賽典赤歟賽典赤舊傳但稱同回人不詳其生產之地蒲克合里阿卽不花刺之繁音又足補舊史之闕中統三年始命領中書左右部兼諸路

都轉運使委以理財之任明年遂請開鈞徐等州鐵冶以禮部尙書月合乃兼領已括戶三千興煽之歲輸鐵百有三萬七千斤就鑄農器二十萬事易粟四萬石輸官又設東平等路巡禁私鹽軍阿合馬言太原民煮小鹽越境私販民貪其價廉競相買食解鹽

以故不售。歲課銀止七千五百兩。請自今歲增五千兩。無問僧道軍匠計戶均輸。其民間通用小鹽從便。由是鹽鐵之利始起。至元

元年十一月

舊傳八月此從本紀

并左右部入中書。阿合馬超拜中書平章政

事。後二年立制國用司。兼領使職。奏言。東京歲課布疏惡不堪用者。請就以市羊於彼。真定順天金銀不中程。宜改鑄。別怯赤山出石絨織爲布。火不能然。請遣官采取。桓州峪銀鑛已采十六萬斤。每百斤煉得銀三兩錫二十五斤。驚錫所入以給鑛工。均報可。七年正月。罷制國用司。立尙書省。以阿合馬平章省事。阿合馬爲人多智巧言。以功利自負。丞相線真史天澤與論財政。屢爲所詘。時人多稱其能。忽必烈汗亟於富國。試以事動。箸成績。由是奇之。授以理財大權。言無不從。阿合馬迎合上意。肆情苛斂。雖親貴私產亦重征勿避。恃汗寵眷。專橫無忌。賣官鬻獄。賄賂公行。初立尙書省。有旨凡銓選各官。吏部擬定資品。呈尙書省。由尙書咨中書聞奏。至是阿合馬擢用私人。不由部擬。不咨中書。丞相安童屢以爲

言。汗詰阿合馬。阿合馬言。事無大小。既委之臣。所用之人。臣宜自擇。汗默然。九年。并尙書省入中書。仍以阿合馬平章中書省事。而張惠爲右丞。頗埶和之。安童見其專恣日甚。不復能容忍。奏言。阿合馬張惠挾宰相權。爲商賈網羅天下大利。厚毒黎民。民困無所愬。汗以告阿合馬。阿合馬曰。誰爲此言。臣等當與廷辯。安童舉左司都事周祥中木營利事爲質。汗曰。若此。俟徵畢。顯黜之。十二年。伯顏伐宋。旣渡江。捷屢至。汗命阿合馬與姚樞徒單公履張文謙陳漢歸楊誠等議行鈔法於江南。阿合馬條上眾議曰。樞言江南交會不行。必致小民失所。公履言。伯顏已牘諭不換交會。今換之。恐失信於民。文謙言。可否當詢伯顏。漢歸及誠則言。以中統鈔易交會。不難。汗曰。樞公履不識事機。朕嘗以此問左丞陳巖。巖亦以宋交會速宜更換。

巖本宋臣以漣水降者故汗引其言爲證

今從汝議行之。又奏議北鹽藥材

事曰。樞與公履皆言。可聽百姓從便販鬻。臣等謂如是。恐紊亂不一。擬於南京衛輝等路籍括藥材。蔡州發鹽十二萬斤。官鬻禁民

私販從之。又言比因軍興之後。減免編戶征稅。又罷轉運司官。令各路總管兼領課程。以致國用不足。臣以爲莫若驗戶數多寡。酌遠就近。仍立都轉運司。量增舊額。選廉幹官分理其事。一應公私鼓鑄之鐵官爲局賣。仍禁民間私造銅器。則民力不屈而國用可充。乃復立諸路轉運司。以亦必烈金

西域人亦思馬因之弟亦名亦不剌金

札馬刺丁張

嵩富珪蔡德潤紇石烈亨阿里和者完顏迪姜毅阿老瓦丁倒刺沙等爲使。皆其私人也。阿合馬恐言官發其姦利。遂奏請自今御史臺非先白省。而擅召倉庫吏。究索錢穀數。及集議中書而不至者。臯之其沮抑臺察如此。阿合馬好殖私產。民有負郭良田。輒收爲己有。性尤淫縱。間有美女。必以計取之。無恥者至獻其妻女。姊妹以求仕。有子二十五人。分據內外要職。聲勢之盛。一時無偶。忽辛者阿合馬長子也。先爲大都路荅魯合臣。兼大興府尹。以不職爲安童所選代。旣而樞密院奏爲同簽。汗亦知其非才。曰彼賈胡事且不知。其可責以機務耶。會湖南行省左丞崔斌被召入覲。汗

問以江南事對曰先以江南官先委任非人命阿里激汰今已顯

有徵驗阿合馬蔽不以聞是為罔上杭州地大委寄非輕阿合馬

乃以不肖子抹速忽本紀作麻速忽阿合馬之次子充荅魯合臣佩之虎符此豈量材

授任之道且阿合馬先自陳乞免其子弟之任今身為平章而子

若姪或為行省參政或禮部尚書或將作院荅魯合臣領會同館

事一門悉處要津自背前言有傷公道有旨竝罷黜之然終不以

是為阿合馬舉未幾以張惠言復忽辛及其弟阿散先等官阿散先亦作阿

散阿合馬之第三子其第四子名忻都惠又請復抹速忽及其從兄弟別都魯丁苦思丁

前職汗始疑惠不從然不一年別都魯丁又以參知政事行河南

等路宣慰使忽辛為潭州行省左丞且進平章矣本紀復職者又有忽失海牙不知是子是姪

汗嘗謂淮西宣慰使昂吉兒西夏人曰宰相明天道察地理盡人事兼

此三者乃為稱職爾縱有功宰相非可覬者阿里海牙晃人麥朮督

丁舊傳麥朮丁据宰相表改亦非其選回紇人中唯阿合馬才任宰相阿里年少

亦精敏阿里蓋西域人至元十年為行中書省平章南人如呂文煥范文虎帥眾來歸或可以

相位處之

以上所舉皆非蒙元人意
謂蒙元人可相者多也

其爲汗所稱道如此十六年立宣課

提舉司行省阿塔海阿里言宣課提舉司官吏多至五百餘員左丞陳巖范文虎以爲擾民且侵盜官糧乞罷之中書以聞阿合馬言昨詔籍江南糧數屢移文取索不以實上遂與樞密院御史臺及廷臣諸老集議謂設立運司官多奉重宜諸路設提舉司都省行省各委一人任其事今行省未嘗委人卽請罷之乃歸咎臣等然臣所委人有到官僅兩月計其侵用至千一百錠者以彼所管四年較之又當幾何今立提舉司不三月而請罷豈非恐彼姦弊呈露故先發以制人耶宜令御史臺遣能臣同往按得非法具以實聞從之時崔斌已自湖南改官江淮行省左丞阿合馬挾前憾欲中傷之奏請遣官理算江淮自立行省以來一切錢穀遣孛羅罕歹兒劉思愈等往檢得平章阿里伯右丞燕帖木兒擅易命官八百員自分左右司官

行省左右司不分與中書異

及鑄造銀銅印違命不散防守

軍等事以聞汗曰阿里伯何以爲辭阿合馬曰彼謂行省嘗鑄印

矣。臣謂昔以江南未定。便宜行之。今昔事異。汗怒。阿里伯燕帖木兒又以擅支糧四十七萬石。徵鈔萬二千錠。有奇。及奏罷宣課提舉司爲臯。竟與崔斌並坐誅。阿合馬在位日久。益排斥異己。扶植私黨。援引姦人。郝楨耿仁驤升同列。陰謀交通。專事蒙蔽。以家奴忽都荅兒典兵。長其威勢。逋賦不蠲。眾庶流移。京兆等路歲課。自一萬九千錠。增至五萬四千錠。猶以爲未實。欲覈之。外通貨賄。內示威刑。舉朝相視。莫敢論列。有宿衛士秦長卿者。慨然上書發其姦。比之趙高董卓。事下中書。阿合馬賄中貴人。陰爲之解。始寢然。由是恨長卿。出爲同知興和鐵冶事。誣以折閱課鈔數萬緡。斃之。獄東宮侍臣以其姦狀白皇太子真金。皇太子大惡之。嘗以弓擊其頰。阿合馬創甚。口張不能闔。汗問之。以馬蹴對。皇太子適至。面詰之。曰。若恥言爲人擊耶。皇太子又嘗於汗前奮拳扶之。汗亦不之臯也。十九年正月。車駕幸上都。皇太子從。有益都千戶王箸者。素疾惡。因人心憤怨。密鑄銅鎚。誓擊阿合馬首。與妖僧高和尚謀。

知阿合馬所憚。唯皇太子乃聚黨八十餘人。以戊寅日詐稱皇太子與國師還都作佛事。夜入京城。晨遣二僧詣中書省。令市齋物。省中疑之。請東宮都總管張九思同知高觴襍視。皆不識。觴作西番語詰二僧。皇太子國師何在。二僧失色。又以漢語詰之。亦不知所對。遂執二僧屬吏訊鞫。不服。及午。箸又矯傳令旨。命樞密副使張易發兵。夜會東宮前。易不察。遽令指揮顏義以兵往。高觴見之。問何爲。易曰。入夜當自知。觴固問。易增巨語曰。皇太子來誅阿合馬也。箸馳見阿合馬。詭言皇太子將至。令省官班候東宮前。取進止。阿合馬卽遣右司郎中脫歡察兒等數騎出關奉迎。北行十餘里。遇其眾。僞太子者責以無禮。盡殺之。而奪其馬。夜二鼓。燭籠儀杖入健德門。莫敢誰何。直趨東宮西門。一人前呼。啟關甚亟。高觴張九思先已入宮。慮有變。與尙書忙兀兒集衛士。各執弓矢以備。戒門者毋擅啟。觴謂九思。它時殿下還宮。必以完澤賽羊二人先請得見二人。然後啟關。因呼二人不應。卽語叩關者曰。皇太子平。

日未嘗行此門。今何來此。賊計窮。轉趨東宮南門。觸九思令張子政守西門。自走南門。隔門闕之。燭影下見其徒皆下馬。獨僞太子立馬指揮。呼省官至前。責阿合馬數語。箸卽牽去。以所褫銅鏈碎其腦。立斃。繼呼左丞郝楨至。殺之。囚張惠。樞密院御史臺畱守司各官皆遙望。莫測其故。觸九思自宮中大呼曰。詐也。畱守司荅魯合臣博敦。遂持挺擊立馬者墜地。弓矢亂發。高和尚等皆潰去。獨王箸挺身就禽。中丞也先帖木兒馳奏。汗時駐蹕。察罕納兀兒水樂舊傳作察罕腦兒聞之震怒。卽日至上都。命樞密副使孛羅司徒和禮霍

孫參政阿里等馳驛還大都。討亂者。庚辰。獲高和尚於高粱河。壬午。與王箸同日棄市。醢之。箸臨刑大呼曰。王箸爲天下除害。今死矣。它日必有爲我書其事者。并殺張易。刑官以易爲知情。欲傳其首。張九思啟皇太子曰。張易應變不審。授賊以兵。死又何辭。若坐以同謀。則過矣。請免傳首。皇太子言於汗。乃止。阿合馬初死。汗猶未察其奸。發帑金爲之具殮。及詢諸孛羅。盡得其辜惡。始大怒曰。